

梦想的菜园

方寸田园

◎红尘一书

总是会看见,在没完全建设好的城市角角落落里,有人会见缝插针地种菜,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,在远离了自家那一亩三分地的城市里,恨不得把居住的阳台都变成一块菜地。

要说种菜,我一直都算不上一个合格的种菜人,尽管种了好多次的菜。

最早亲手种菜,是小时候,因为觉得大人种菜有趣,自己也想种,于是就在竹林边上挖了大约两平方米那么大一块菜地。菜是长出来了,但是因为竹林挡住了阳光,菜总是长不大,后来忙着上学,也就不再种菜了。

第二次种菜,是我出嫁以后,什么都想种,尽管方法不太懂,却自认为从小到大已见得多了,不用教,于是种子都买回来,黄瓜、南瓜、冬瓜、丝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,等等。我不知道一家五口人到底需要吃多少菜,只管种,结果,等到蔬菜可以收割的时候每天都可用担子挑了,累且不说,关键是菜场隔得很远,家里也没人愿意去卖菜,幸好那时家里养了两头猪,种出来的菜绝大多数都成了猪食。

第三次种菜我已经迁到了城里,本没有地可种了,可心里痒痒的,于是把学校边荒地开出了一小块,那一年非常好,种出来的菜刚好够我吃。只是由于使用的是化肥,种出来的菜没有在乡下时种的菜好吃,看上去一样的菜,吃起来却硬硬的,口感明显不好。

在学校种菜还遇到过一件让我不开心的事,有一天后勤领导出来巡视,说我种在菜地里的菜得马上全部拔掉,因为那里是绿化带,不能用来种菜。我只好把菜都拔了,可是让我很郁闷的并不是菜没地方种了,而是拔掉了菜的那块地一直没有人去种花种草,又变成了一

块杂草地。于是我心里有些愤愤然:种菜怎么了?菜也是绿色植物,瞧开发区那些没人管的杂草地,就是因为长期无人料理,农民工在上面种上了油菜青菜之类,春季花开的时候,好多人跑去拍照呢。后来,因为工作调动,种菜的事也就抛之脑后了。

今年,我又成了城市中种菜游击队的一员,因为我又发现新学校后面有个地方垃圾成堆,一片荒芜,老师们就在上面整出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。我也整理出一块菜地来,播种了空心菜、豆角种子,又买来茄子、辣椒苗,我估摸着还可以在边上种丝瓜和苦瓜,感觉十分快乐。

记得曾经有一次在报上看到有人谴责居民在城市的绿化带种菜,于是我也在想,真的不应该种菜吗?如果我有一块地,是种花好?还是种菜好?想来想去,我觉得种菜种花我都一样的喜欢,也都很需要,如果真有一块地,我想用它既种花又种菜。

一直认为,在城市里只种花草不种菜,是因为城市里绿地太少了,如果种了菜,种花种草的地方就没有了,而在农村又只种菜不种花,那实在是农村生活的落后了。我梦想有那样的生活环境,它既不要像城市也不要像农村,我渴望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根本不要有城乡之分,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工作、土地和住房,在我们住房的四周让花草有序,蔬菜瓜果也满园,有池养鱼,有园养鸡,在园子里制作一个生产农家肥料的坑,菜地和花草边上有自来水随时可喷射,用最环保的杀虫方式。还要冬能防寒夏能防暑……哦,还有很多很多,我还在慢慢构思中呢!

都说女人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,其实我更喜欢女人要上得了电脑,下得了农场。如果,在城市里生活这样的梦想还只能是梦,那么,我相信生活在农村实现这样的梦想已经不难了。

柏坑秋韵

行走

◎蒋静波

在奉西的柏坑村,深秋是个诱人的季节。这个时节,整个山村都笼罩在银杏叶飘飞的景象中,浪漫而美丽。

周末与家人驱车出城,溯剡溪而上。一路被清幽幽的剡溪、绵延起伏的四明山、彩色斑斓的山林所陶醉。车子在一幢红墙黛瓦的九溪庙旁停了下来。“剡溪九曲”的第四曲——柏坑村到了。

九溪庙东面百米长的山坡上,古樟成林,树冠蔽日,当地人称之为风水林。走到坡上,一缕缕来自远古的草木幽香直入肺腑。每棵树寄生着各种青藤、野草,像一个个乔装打扮的战士。脚下藤蔓伏地,绿绿的,柔柔的,踩上去并不扎人。尤其吸人眼球的是一对根基相连、树冠相错的“夫妻树”,树干粗壮,每棵树约需六七个成人才能合抱,树龄已达1100年。夫妻树形状奇特,雄树分枝插入上面的树干后与之融为一体;雌树树干长着几个大疙瘩,其中一个像羊头。我和两个外甥女钻进了雄树根基处的一个半圆形洞口。洞口里面空空,可弯腰行走,底部是平整的泥地,足够四五个成人席地而坐。

沿着庙西的水泥路西行,目之所及,都有银杏树。这个时节,银杏果早已采摘完毕,留下一树树叶,一半挂在树上,一半铺在地上,金灿灿而明亮。银杏叶不时落下来,落在地上,落在溪中,落在人的身上。我从自己的头上摘下一片银杏叶端详,那扇形的叶面,像一只蝴蝶精美的翅膀,或者像古代女子头上蝶形的饰品,或者像一个金色的美幻。我爱,因为它们美;村民爱,因为它们创造了价值。过路的村民指着一棵高大的银杏树说,一年它可产几百斤银杏呢。

柏坑村,古时盛产柏树。据《奉化县地名志》记载:“村基原是沙石水坑,多柏树,故称柏坑村。”元朝戴表元所咏的《柏坑》诗“西去疑无

路,谁知是剡津。行多收柏客,住有掘岑人……”佐证了这个记载。成为闻名宁波市的银杏村,只是近20年来的事。

路上,一丛丛竹林,已铺上了厚厚的簪糠,正孕育着鲜美的雷笋;一畦畦庄稼,油油的,嫩嫩的,长势喜人。我们走走停停,指指点点,辨认着萝卜、菠菜、青菜,好像与多年未谋面的朋友打着招呼。

清澈见底的溪水边,一大片红枫镶嵌在金黄的银杏树间,如燃烧的火焰,那么红,那么艳。红枫旁的山,有浓绿的山脚,红黄相间的山腰。忍不住走进红枫林,捡起一枚枚枫叶来。穿红衣的外甥女欢笑着在落满红叶、黄叶的溪边奔跑,打破了山林秋韵中的静谧。

一树树的月桂,开着星星点点的桂花,弥漫着清香;光着银白色枝干的海棠树,在这出奇温暖的秋日里,居然吐出了粉红的花瓣,半是娇艳半羞涩;一棵不知名的灌木,结着几串鲜紫的野果子,晶莹的露珠将滴未滴;那些红的、黄的、白的野花,在无拘无束中,自开自落。路边的几间老屋,已然倒塌,丝毫不见伤悲。就像一个人,生老病死,遵循天理。

一只健壮的狗,迎面而立,大吠警告。山路的尽头是一座山坡。山坡上的银杏树比之前看到的略小一些,但叶子更密集,叶片更大,色彩也更金黄。有人告诉我,这些银杏树还未怎么挂果,目前以观赏为主,叶子更漂亮。

山坡前一间别墅,一池湖水。湖中群鸭或游水嬉戏,或在湖畔伫足。上百只红冠黄爪大公鸡,身披彩羽,在上下山坡间飞来飞去,胜似闲庭信步,饿了,啄野草虫子,渴了,喝点山泉水。

回来时,穿村而过。村里不乏有故事的阊门、精致的宅院、斑驳的卵石路。几户人家,正忙于加工番薯粉,门口的大缸泛着浓白的粉浆,氤氲着山里农家的生活气息。忽然羡慕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,在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歇中,时时徜徉在美的怀抱中,画的世界里。



品味

说醋

◎叶龙虎

在笔者家乡的传统菜谱中,醋是不可缺少的佐料。不说醋溜带鱼、糖醋排骨、葱烤河鲫鱼等家常菜把醋当作主要佐料,就连那些咸鲞、咸蟹、海蜇之类的冷盘,也要用醋搵着吃。直到今天的餐桌上,每人面前还是放着两只碟子,一只盛酱油,一只盛米醋。

据说用粮食做醋,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。相传醋是杜康的儿子黑塔发明的。当年黑塔随父酿酒,因杜康年事已高,酿酒之事就交给了黑塔掌管。黑塔生性豪爽,又极喜酒。某日有友邀饮,竟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轮番劝酒,至酩酊大醉,昏睡三天不醒,错过杜康酒的蒸馏,以至酒液发酸变味。黑塔酒醒后索性将酒液取汁过滤封存于坛,欲充数蒙过老父。不料隔日杜康巡检尝酒,打开该酒坛酸气扑鼻,坛内全无酒味,舀出品尝,竟也别有风味,令胃口大开,才知该酸酒有调味开胃之功,遂被用于烹调。自错过发酵至老父巡检正好二十一天,一半酒加廿一日,于是起名叫“醋”。黑塔歪打正着使造酒得醋,成了醋业的祖师爷,受到造醋行业的世代祭祀。

“吃醋”一语倒是由来已久,年少时在田间劳动,多次听见大人说起,只是一知半解。年长以后才知道原来也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。究其来历,还有一个故事:唐太宗时,一代名相房玄龄施政有道,却有惧内的毛病。当时在贵族显宦中,三妻四妾本已十分寻常,房玄龄因惧怕夫人,所以再无另外妻室。一日,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宴请群臣时,赏赐给房玄龄两名美女,以表彰其辅政之功。房玄龄怕夫人怪罪,自然不敢接受。推说夫人肝火至旺,脾气刚烈。唐太宗获悉房夫人不肯随俗,于是特地召来房夫人,让她在两位美女和事先准备的“毒酒”之间作出选择。秉性刚烈的房夫人竟不为所动,毅然捧起“毒酒”一饮而尽,喝完之后才发现所谓的毒酒实际上是一壶香醋。唐太宗见此情景,也只得收回成命。从此,“吃醋”便成了恋人之间嫉妒的代名词。

正是因为“吃醋”深入人心,所以平常说话做事也常带“醋”字;做事结果的好坏都无所谓叫“好做老酒坏做醋”,无中生有、搬弄是非的叫“添油加醋”,学本事功底不扎实叫“半瓶子醋”,在会计行业里要求专款专用时,称“打油的钱不能买醋”,等等。

醋不仅能养生,而且能治病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,醋具有消肿胀、散水气、杀邪毒、调诸药之功效。能破结气,止金疮出血、昏晕,止胸痛和血气痛,治口疮,散瘀血,治霍乱吐泻、脚转筋、痈疽不溃、牙齿疼痛、烫火伤等等。

其实,养生也好,治病也罢,笔者认为醋与人们的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。早上吃泡饭,糖醋拌白菜咸齏下饭是最爽口的;中餐时,泡一盆虾皮海蜇汤,上面放几根青葱、几滴香醋,色香味俱佳,自然令人胃口大开;正月初一吃饺子,搵了米醋,饺子的味道才更加妙不可言。写至此,不由想起我年轻时,母亲的那道拿手菜——“醋溜鱼羹”,用新鲜带鱼或黄鱼拆去鱼刺,配以韭芽,加上适量的淀粉烧成糊状,鲜中带酸,香气扑鼻,那才是人间至味。

总第 5776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 漫画 沈欣